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濟公活佛傳奇錄 第十九回 救人不徹因天數 悔予多端懶看山

卻說那濟公趕了進去，將那婦人抱定，把口向婦人的頸裏著實咬著，那婦人急得滿臉通紅，渾身汗下，高聲大叫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怎青天白日，和尚敢如此無禮！」裏邊爹娘僕人們聽見，都跑了出來，扯著濟公亂打亂罵。濟公任他打罵，只是抱著婦人的頸項咬，濟公因當不得爹娘僕人在光頭上打得凶，將手略鬆得一鬆，那婦人掙脫身子，跑進去了。濟公見那婦人進去，跌著腳道：「可惜！可惜！還有一股未斷。」濟公站在堂前不走，幸喜這店主人不在家，見婦人脫身進去，也就跟了進去，一個小僕人奈何不得，只得喊鄰舍來相幫，張提點乘空扯著濟公走，這時雖然走出幾個鄰舍來，認得是濟公，知他不是個歪和尚，落得做人情，也不來趕了。張提點扯著濟公，走得遠了，才埋怨道：「你縱顛也要顛得有些影子，怎一個出家人，沒因沒由，抱著婦人的頸子去取笑？」濟公歎了一口氣道：「你不知道，這婦人頸項裏已現出縊死的麻索痕，我一時慈悲，要替他咬斷，只咬斷了兩股，苦被這些冤業不肯放，將我打開，救人不能救到底，好不懊惱。」張提點也還不信。過了兩日，再來打探，這婦人因與丈夫爭氣，果然自縊，麻繩已斷了兩股，惟一股不斷，竟縊死了，方歎濟公的法力，果是不差。

且說當日濟公同張提點又往前走，走得熱了，又走進一個酒店裏來，二人又吃。濟公略略吃了幾杯，即停杯作頌道：

朝也吃，暮也吃，吃得喉嚨滑似漆，吃得肚皮壁立直，吃得眼睛瞪做白，吃得鼻頭糟成赤。

有時純陽三門，有時淳於一石；有時鯨吞；有時龍吸，有時效籬下之陶，有時學甕旁之畢。

吃得快，有如月趕流星；吃得久，有如川流不息；吃得乾，有如東海飛塵；吃得滿，有如黃河水溢。其色美，珍珠琥珀；其味醇，瓊漿玉液。

問相知，麴蘖最親；論朋友，糟邱莫逆。一上手，潤及五臟；未到口，涎流三尺。只思量他人請，解我之饑；並未曾我作主，還人之席。倒於街，臥於巷，似失僧規；醉了醒，醒了醉，全虧佛力。

貴王侯要我超度生靈，莫不篩出來，任我口腹貪饕；大和尚要我開題緣簿，莫不提壺來，任我杯盤狼藉。醺醺然，酣酣然，果然醉了一生；昏昏然，沈沈然，何嘗醒了半日？借此通笑罵之禪，賴此混瘋顛之跡。想一想菩提心，總是徒勞；算一算觀音力，於人何益？在世間只管胡纏，倒不如早些圓寂。雖說是死不如生，到底是動虛靜實。收拾起油嘴一張，放下了空拳兩隻。

花落鳥啼，若不自知機；酒闌客散，必遭人面叱。豔陽春色，漫說絕倫；蘭陵清膏，休誇無匹。縱美於打辣酥，即甜如波羅密。再若嘗時，何異於曹溪一滴？

濟公頌罷，笑一笑，即放下杯子立起身，張提點見他懶飲，也不苦勸，還了酒錢走出來，便道：「你既不喜吃酒，再同你到湖上看看山水罷！」二人攜手來到湖上，倚著堤柳，看那兩峰二湖之勝，濟公會悟於心，又作一頌道：

山如骨，水如眼，自逞美人顏色；花如笑，鳥如歌，時展才子風流。雖有情牽絆人，而水綠山青，依然自在。即無意斷送我，如鳥啼花落，去也難留。

閱歷過許多香車寶馬，消磨了無數公子王孫。畫舫笙歌，何異浮雲過眼；紅樓舞袖，無非是水上浮漚。他人久住，得趣已多；老僧暫來，興復不淺。你既丟開，我又何戀？立在此，只道身閑；看將去，早已眼倦。

咳！非老僧愛山水，竟忘山水，蓋為看於見，不如看於不見。

是時天氣甚熱，有一後生，挑了一擔辣酸菜湯來賣。濟公向張提點道：「這辣酸菜湯甚好吃，要你做個主人請客。」張提點道：「這是小事，你但請吃，我付錢。」那後生盛了一碗來，濟公只兩三口便吃完，又叫盛來。張提點道：「此物性冷，怕壞肚腹，不宜多吃。」濟公道：「吃得爽快，管那肚皮做甚！」一碗一碗吃下，連吃了半桶。張提點付了錢，見日已落山，正待送濟公回寺，恰好沈萬法來尋濟顛，遂別了張提點，沿湖堤回寺，就一逕走入自己房中去睡。

到了二更，只聽得肚裏碌碌的作響，因叫沈萬法道：「我肚裏有些作怪，可快些起來扶我到毛廁上去。」沈萬法慌忙起來，攙他下床，剛走出房門，濟公叫聲：「不好了！」早一陣一陣的瀉將出來。不期門外正有個園頭，在那裏打地鋪，不曾提防，被濟公瀉了一頭一臉。園頭著了急，亂嚷道：「就是瀉肚，也該忍著些，怎就劈頭劈臉的瀉來！」濟公自覺理短，只得賠個小心道：「阿哥休怪，是我一時急了，得罪！得罪！」園頭沒法，只得自去洗濯。

誰想濟公這一日瀉個不停，才睡下，又爬了起來，甚覺疲倦，到天明，飲食俱不要吃，松長老得知，忙自進來問道：「濟公！你平日最健，為何今日一病，即疲憊如此？」

濟公也不回言，但順口作頌道：「健健健，何足羨？只不過要在人前扯門面。吾聞水要流乾，山要崩陷。豈有血肉之軀支撐六十年而不變？稜稜的瘦骨幾根，癟癟的精皮一片。既不能坐高堂享美祿，使他安閒；又何苦忍饑寒奔道路，將他作賤？見真不真假不假，世法難看；且酸的酸，鹹的鹹，人情已厭。夢醒了，雖一刻也難留；看破了，縱百年亦有限！倒不如瞞著人，悄悄去，靜裏自尋歡；索強似活現，世哄哄的，動中討埋怨。急思歸去，非大限之相催；欲返本來，實自家之情願。咦！大雪來，烈日去；冷與暖，弟子已知。瓶乾矣，甕竭矣，醉與醒，請老師勿勸。」

松長老聽了，因歎羨道：「濟公來去如此分明，禪門又添一宗公案矣！不必強他，可扶他到安樂堂裏去靜養罷！」沈萬法聽見師父要辭世，相守著只是哭。濟公道：「你不用哭，我閑時賴你追隨，醉裏又得你照顧。今日病來，又要你收拾，你一味殷勤，並無懶惰，實是難為了你。且你拜我為師一場，要傳你法，我平日只知顛狂吃酒，又無法可傳；欲即將顛狂吃酒傳你，又恐你不善吃酒，惹是招非，反誤了終身，壞了佛門規矩。倒不如老老實實取張紙來，待我寫一字與你，問王太尉討張度牒來做個本分和尚，了你一生罷！」

沈萬法聽了，又哭道：「師父休為我費心，只願你病好了，再討度牒也不遲！」濟顛道：「我要休矣，不能久待，可快取紙筆來！」沈萬法見師父催促，只得走出來與眾僧商量。眾僧道：「師父既許你討度牒，他做了一世高僧，豈無存下的衣鉢？雖沒有存在寺中，一定寄放在相知的人家。趁他清醒，要求他寫個執照，明日死後，好去取討。」沈萬法搖著頭道：「我師父平日來了便去，過而不留，如何有得？」監寺道：「你師父相處了□六廳朝官，□四太尉，□八行財主，莫說有衣鉢寄頓，就是沒有，也要化些衣鉢與你，你若不好意思講，可多取一張紙來，待我替你出面向濟公訴說。」

沈萬法信言，取了兩張紙來，放在濟公面前，濟公取一張，寫了與王太尉求度牒的疏，見桌上還有一張便問道：「這一張是要寫什麼的？」沈萬法含著眼淚，不做聲。監寺在旁代說道：「沈萬法說他與你做了一場徒弟，當時初入門，未得什麼好處，指望師徒長久，慢慢的掙住，不幸師父今日又生起病來，他獨自一身，恐後來難過，欲求師父將平日寄放在人家的衣鉢，寫個執照與他，叫他去討兩件來做個紀念也好，萬望師父慈悲。」濟公聽了微笑道：「他要衣鉢，有有有，待我寫個執照與他去討。」監寺暗喜道：「此乃沈萬法造化也。」只見濟公提起筆來便寫道：

來時無罣礙，去時無罣礙；

若要我衣鉢，兩個光卵袋。

濟公寫完，便擲筆不言。監寺好生無趣，沈萬法忙取二紙，到方丈中來與長老看，長老道：「你師父看得四大皆空，只寄情詩酒，有甚衣鉢？你莫如拿此字到王太尉府中去，取了度牒來，也是你出身之本。」沈萬法道：「長老吩咐的是。」因急急去討了度牒來，回覆師父。濟公又叫他報知各朝官太尉，說我於本年五月□六日圓寂歸西，特請大檀越（施主）一送。沈萬法報了回來，濟公已睡了。次早忽又叫起無明發來，嚇得眾僧叫苦，想又是火發了，忙報知長老。長老同眾僧齊到安樂堂來看時，正是：「來去既

明靈不昧，皮毛脫卻換金身。」

畢竟不知真個又火發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評述：

一、古董門內的小媳婦，生得俏麗，道濟一見，心中歡喜，緊住人家頸子咬，這不是一時昏了頭，色迷心竅，原來我慧眼之中，已看出少婦頸上出現了「上吊紋」，救人要緊，那管什麼禮教？若再授受不親，何來兒女哇叫（生小孩）？我這正人君子，瘋癲嬉笑，絕不假正經，暗裏耍！明明白白，咬住三寸頸，斷索免上吊。無奈天數難移，婦人亂吼亂叫，說我出家人調戲婦女，三股縊死麻索，只咬斷二條，最後逃不過，還是上吊！正是：

天數難逃歎奈何？生生死死且高歌；

佛祖雖有慈悲願，無命枉然念彌陀。

二、人命救不成，佛命也當休，莫非又是生死有定數？不管菩薩大佛，累了也該休休，免得日日露面拋頭。

與張提點又到酒店來，略略吃了幾杯，即作頌，敘述了僧臘這段回憶，甜酸苦辣，那有出家寺僧們的清齋淨味，他們實在比我好的多了。

為了廣結善緣，佯狂作顛，為了濟世救苦，酒桌醞酣。世人們！不要以為道濟享盡了口腹，且看那生意人，酒家應酬，喝得爛醉，苦酒滿杯，心中多少熬煎，能向誰傾訴？老衲覺得出家事小，出得寺廟才是事大，為了普度廣大眾生，並為後世留得濟公乘願再臨人間的讖言，不得不先演了一戲，使酒味餘香，世世可聞，故在西湖浪跡了一段奇跡，是毀是譽，無干我事。只要我心自在，那管你鬧鐘直響！誇顛僧、罵顛僧，都是你自家兒的事！你本來面目不悟，生死大事未了，還在爭是弄非，該休了，免被顛僧打一拳！正是：

甜如波羅蜜，何異曹溪一滴；

苦同黃連汁，恰如達摩一指。

罵我誇我，萬家生佛！

三、古道：「貪花花下死，愛財財中亡。」道濟一生無別嗜好，只愛饞嘴吃不休，故也在此「落難」了。天氣正熱，讓張提點請了最後一次「點心」？吃了幾碗辣味酸菜湯，只管肚皮爽快，那知大限將到，為吃活命，也為吃喪命。回到寺中，睡至二更，肚裏碌碌作怪，忍不住大瀉一場，洗去了一切肮髒。天明起來，疲倦腰懶，什麼都不要吃，長老覺得事大，道：「濟公！你平日最健，為何今日一病，即疲憊如此？」我也不回言，作頌以答：

這一具臭皮囊，喝得太多，吃得發脹。

如今幻化身相，掃去污穢，瀉盡肮髒，

留個法身清香，換條菩薩腸，佛寺好供養。

辭世空手一雙，芒鞋與蒲扇，盡付太平洋。

五月□六日，寂歸，預購車票，早有訂位，正是：

來去既明靈不昧，皮毛脫卻換金身。